

盲盒，盲目，盲區

近幾年來，盲盒消費，成為新寵，文具、美妝、玩具、公仔……一時間，萬物皆可盲盒。最近，又蔓延到圖書。一些「圖書盲盒」，由讀者「點餐」，要求某個種類、某個方向的書，然後由商家自主搭配。也有的完全憑藉商家做主，提供圖書。優點是打破信息繭房，跳出舒適區，能夠與新知識不期而遇。

然而，新興業態，往往避免不了野蠻生長，泥沙俱下。表妹也是愛書一族，下單了一次圖書盲盒，註明「想要自然文學」，滿心期待能收到黑塞、梭羅的書，結果打開快遞的牛皮紙袋，卻是一本《香菇栽培技術》，一本《釣魚寶典》。就是那種無人問津，本該直接成堆送到廢品收購場的質感。其無厘頭程度，僅次於因央視春節晚會而為國人盡知的《母猪的產後護理》了。

說穿了，盲盒的本質，就是利用了消費者對未知的好奇，對驚喜的期待，甚至還有一種賭徒心理。拆封時的短暫愉悅，社交分享帶來的認同體驗，令盲盒成功俘獲了不少年輕群體。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以次充好、極低概率等種種消費陷阱。就像「圖書盲盒」，標榜邂逅品味、遇見經典，卻被一些商家當作清庫存、搭售滯銷書的工具。買家收到了一些完全無用的書，卻已經支付了真金白銀。

而「盲盒」二字，就成了一切「霸王條款」的現成擋箭牌。商家就是利用盲盒的不對稱、不透明特性，鑽空子，踩踏誠信。某些盲盒，更多的是提供一種情緒價值。因此，消費需要多留幾分理性和清醒，而切忌盲目。監管更不可缺位，盲盒不能成為盲區，抽取概率、退換規則、產品質量都應有明確邊界。盲盒如果只剩下刺激而沒有品質的支撐，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最終也將毀掉業態本身。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命運的小暗示

你相信命運會在生活裏，向你發出各式各樣的小暗示嗎？如果你相信的話，也許會對波蘭作家斯瓦涅米爾·姆羅熱克的《偶發事件》感興趣。

這個小故事講述一位敘事者在咖啡館裏，意外發現一個身材袖珍的小侏儒正從自己桌面上走過。這個荒誕的場面，引發了敘事者極大的好奇。他嘗試與侏儒展開一場關於意義、藝術與生命的對話……

在這篇作品裏，真正發生的事情，其實不是「桌上出現了一個小侏儒」，而是敘事者短暫地相信「生活也許終於願意向他透露一點意義」。

侏儒只是導火線，而真正點燃的，是一個中年人長久以來壓抑、卻又無處安放的疑問：人生是否只能如此平庸地流逝？日子是否在這層看似合理、順暢、被稱為「生活」的表象之下，還藏着另一個更寬廣的秩序？

於是，一場偶發事件，被敘事者視為一次機會。他急切、熱情，幾乎帶着貪婪地向侏儒投射所有關於人生的問題。他不是在与侏儒對話，而是在抓住一個看似不屬於日常裂縫，企圖把整個世界攪開。

姆羅熱克的黑色幽默，正在於他讓侏儒拒絕成為「答案」。這個穿着灰色夾克的小人物，並非隱喻神祇、智者或超驗存在。侏儒反覆強調的，只有一句話：「我們只是普通人，只需要生存下去。」

這樣的回應，對敘事者而言近乎挑釁。因為他期待的不是知識，而是確認，確認自己的不安是合理的，確認那些「胡思亂想」不是空洞的幻覺，而是可以指向某一種真實。然而，侏儒一再把話題拉回具體、沉重、具有「堅硬輪廓」的現實。在此，意義不是不存在，而是不被允許奢望。

於是，故事最痛的一刻，也非侏儒的離開，而是敘事者忽然意識到：荒誕不是來自世界的失序，而是來自人對意義的過度期待，而如果命運本身只是由無數偶發事件拼湊而成，又哪來一個被命運安排好的侏儒，專程前來為我們的人生給出提示呢？

普通讀者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喜歡讀書的人，大概都喜歡「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狀態，遇到一群喜愛閱讀人，讀到幾處不太明白的地方，大家圍爐而坐，討論一下，貢獻自己的知識和閱歷，與那位不曾謀面的寫書人隔空辯難，從這一番思想操練中得到的精神暢快，毫不亞於長跑或「撿鐵」。

那麼，問題來了，讀書時哪些內容最讓人獲益，是一望而知的那些，還是讀不懂的那些？以我的經驗而論，讀不懂的內容給人的益處彷彿更多一些。特別是年輕的時候，記性好，讀到不懂的地方，腦裏便留下一

近來，美國「斬殺線」的討論在網上十分熱烈。我的關注倒不在其政治意涵，而是這個詞本身——一個標準的遊戲術語，如今卻如此自然地鑲嵌在嚴肅新聞的標題裏。細細想來，就會發現這並非孤例，「副本」、「buff」、「氪金」、「開黑」這類遊戲術語，早已悄無聲息地浸入我們的話語體系，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

這現象自有其妙處。遊戲用語往往能用極少的字，精準概括一個複雜情境。比如：「美國部分中產階級家庭財務狀況極度脆弱、缺乏容錯空間，遭遇些許意外就可能陷入破產，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而美國流浪漢的平均壽命約為三年。」這一大堆字，怎能比得上「斬殺線」三個字來得精煉和有力？在追求傳播效率的網絡時代，「短小精幹」是一個巨大的、無可比擬的優勢。更難得的是，它為話語注入了「活人感」。當新聞標題不再板着面孔，而是偶爾說一句「這政策能給經濟加個『buff』嗎」，那份生硬的距離感便瞬間消融，彷彿執筆者就坐在隔壁，與你我一樣是有溫度的、在下班之後會打上一局遊戲的普通人。

談到馬戲，如果大家只想到獅子老虎大笨象，那是不合時宜的刻板印象。馬戲早已成了其中一種當代表演形式，以雜耍雜技，結合形體、舞蹈、戲劇、競技等不同元素，不僅街頭賣藝，還昂然走進劇場，而且單人匹馬、三五成群、一行十人皆可，靈活性高，為觀眾帶來充滿驚喜又熱血沸騰的演出。

我第一次欣賞當代馬戲演出，應該是十年前的「愛丁堡國際藝穗節」，眼界大開。西方各地的馬戲發展當然成熟，也受到歡迎，喜見亞洲

當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公布二〇二六年春晚吉祥物時，四匹寓意非凡的小馬「騏驎」「驥驥」「馳馳」「騁騁」映入眼簾。其中「騏驎」青黑典雅、昂首挺立，頗有大將風範。這匹馬的設計靈感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國寶——西周「盞」青銅駒尊（附圖）。

一九五五年，考古學家在陝西眉縣發現了這件珍寶。盞駒尊全身線條流暢，馬駒形態天真而沉穩，彷彿凝固了生命轉折的刹那。駒頸部、胸前有銘文九行九十四字，盞銘三行十一字，詳細記錄了周王親臨主持「執駒

今年元旦假期，內地多個熱門城市的酒店訂單量同比暴增三倍以上，其中搶手的，莫過於那些擁有大熊貓的城市。畢竟，這些「國寶頂流」有本事在茫茫節假日資訊裏「殺」出一條可愛「血路」。

說到「熊貓頂流」，霸榜多年、擁有「越獄傳奇」「一字馬天花板」稱號的萌蘭必然在列。但這次牠衝上熱搜的原因卻與往常不同——不是新造型、新表情包，而是因為隔壁來了一個「社牛」外甥：吉年。

先理清這段「熊界親戚譜」。十歲的萌蘭是北京動物園的老牌紅人，而六歲的吉年去年剛從四川「回京」，妥妥的「北京娃」。吉年的姥姥是萌蘭媽媽的姐姐，因此萌蘭就是吉年名正言順的親表舅。這層關係聽起來有點繞，但兩隻熊的第一次見面倒是一點也不含糊——吉年一登場便激動得像按了擴音器，大聲發出「牛叫」，把一向淡

個深刻印象。再讀其他書，或與人請教交談中，或自己遭遇某件事某個場景，忽然靈光一現，豁然開朗，彷彿一個繫了多年死扣的包袱突然解開，思想或心智上得着說不盡的好處。

進入互聯網時代後，讀古書遇到不認識的字，讀現代書遇到不明白的名詞、事件，隨手一查，便解開了。讀到不能理解的段落，也可以與網友共「析」。人工智能進軍閱讀領域後，情況又是一變。移動一下光標，閱讀軟件內置的翻譯助手、背景資料等都可鏈接而至。

這是一場跨越世代的、溫柔的文化合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子遊戲作為新鮮事物扎根，那批最早「吃螃蟹」的少年，如今正是社會的中堅。如今的他們，上有老下有少，雖未必仍奮戰在虛擬世界，但遊戲的語法已內化為青春記憶的一部分。因此，當更年輕的後輩將「打怪」、「刷副本」帶入工作匯報時，前輩們大多能心領神會，甚至會心一笑——那曾是自己熟悉的語言。

而年輕一代，更是自出生便與網絡遊戲共生。對他們而言，遊戲語言並非次文化黑話，而是如呼吸般自然

不少地區近年也有新氣象，好像台灣有「FOCASA 馬戲藝術節」，香港也有「玩轉大館馬戲季」，後者已是第八屆舉辦，二〇二五年十二月開演，剛於今年一月一日以《釘孤枝熱血大亂鬥》作結，為本地觀眾筵開一期一會的馬戲盛宴。

那天，我待在大館一整天，一口氣看足多場節目，在檢閱廣場、監獄操場、洗衣場石階等不同表演場地跑來跑去，就像參與大型音樂節，穿梭不同場區。《螺旋波波轉轉轉》Wes Peden展露大師級雜耍藝術家

禮」的盛況：某年閏月甲申日，貴族「盞」家獲周王賞兩匹馬駒。貴族「盞」接受賞賜後，稱頌周王並沒有忘記像他這樣的小貴族。這段珍貴史料也為後人揭開了西周禮樂文明的一

定的舅舅萌蘭給驚得瞪大眼睛。

從那之後，吉年彷彿開啟了「全面貼貼模式」。牠每天蹲在萌蘭隔壁，扒着欄杆對舅舅嘮嗑；萌蘭吃飯，牠趴着窗找舅舅；萌蘭曬太陽，牠隔空呼喚；短短兩分鐘內，竟能找舅舅七次，活脫脫一個「黏人精」。而被這份熱情強行包圍的萌蘭，只能從「陽光開朗小男孩」模式瞬間切換到「被迫社交I熊」模式——邊啃竹子，一邊用敷衍但不失禮貌的眼神回應外甥，彷彿在說：「舅舅在忙。」

網友更是看得津津有味，一邊截動圖一邊感嘆：「這互動太好磕了！」舅舅被迫接收貼貼外甥、外甥努力尋求注意力的畫面，讓人瞬間被治癒。

萌寵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世間無書讀不懂

近日看到新聞，亞馬遜在Kindle平台推出「Ask this Book」新功能，讀者閱讀時選中一段文字，點「提問」，就可獲得這個段落或書籍的相關信息。在這個平台上，還有過AI Recaps功能，為讀者生成「前情提要」，據說目的是幫助讀者快速跟上進度，但因為AI生成信息不準確而撤下了。看來，隨着AI在閱讀領域的深度運用，世間將再無讀不懂的書了。

不過，亞馬遜此舉遭到了反對。出版商和作者擔憂他們的書籍可能被無償用作訓練讀書助手的餵料，卻得

這是一場跨越世代的、溫柔的文化合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子遊戲作為新鮮事物扎根，那批最早「吃螃蟹」的少年，如今正是社會的中堅。如今的他們，上有老下有少，雖未必仍奮戰在虛擬世界，但遊戲的語法已內化為青春記憶的一部分。因此，當更年輕的後輩將「打怪」、「刷副本」帶入工作匯報時，前輩們大多能心領神會，甚至會心一笑——那曾是自己熟悉的語言。

而年輕一代，更是自出生便與網絡遊戲共生。對他們而言，遊戲語言並非次文化黑話，而是如呼吸般自然

的身手，還拿出一條長長的透明膠管，以及色彩斑斕的拋球拋擲，引人注目。《反轉人生》女子三人組La Triochka，合演富故事性的演出，也有看頭。

雙雙來自韓國的《森境平衡》和《Onni的多重宇宙》，一個是年輕活力的平衡表演，一個是技巧嫺熟的默劇演出，風味不一，同樣叫人印象難忘。當日的壓軸好戲《疊出新世界》，Copenhagen Collective十多位表演者，合力編織馬戲詩篇與形體奇觀，最後以四人疊羅漢，更上一層

角。

所謂「執駒禮」，是西周時期少年馬駒成年、正式服役的儀式。當小馬長到兩歲，需與母馬分離、被編入王家馬廄，象徵着責任與新生。「盞」駒尊因此成為這一關鍵時刻的見證者，既是禮器，也是一段「成年禮」的歷史記憶。

時隔三千年，春晚吉祥物「騏驎」從盞駒尊汲取靈感，額前像潮玩Labubu的銅當盧飾物，源自春秋時期貴族車馬佩飾；高高束起的馬鬃，則映照古人束髮成人禮的莊重。設計師巧妙融合歷史與現代審美，讓這份

懷舊，於是買了二〇二六年實體日程本。拆封拿起的一刻，像有一股無形力量將我吸回中學時代跟同學在自修室埋頭苦幹的日子。那時候，女生除了學生手冊，必備一本日程本。款式是自己挑的，彰顯個人的需要、喜好和品味。日程本必須隨身攜帶及好好看管，因為那時沒有智能手機，一切個人資料、行程、待辦事項、學習進度都記在本子中。

上課時，大家的桌面除了課本、筆記及文具外，日程本也隨時候命，待主人翻開記下測考日期、範圍和注意事項。為了讓學習生活變得有趣，多數女生都將日程本視作發揮創意和想像的園地，用貼紙、照片等粉飾內頁。文青還會在本子裏寫下喜歡的歌詞、雋語、追星資訊等，不時翻看，既是生活的趣味，也成了每年成長的札記。

在我們還沒適應成年帶來的種種轉變時，電子及電腦資訊科技已

不到補償。而對於人數更多的讀者來說，閱讀本就是一條崎嶇的山路，或寬或窄，或平或陡，才是該有的樣子，處處鋪上水泥，變成筆直大道，反而索然無味。留一些讀不懂的給自己的思考咀嚼，才是閱讀應有的樂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的母語之一，是他們認知並表述世界的重要方式。讓這種生動的語言進入相對正式的場域，與其說是「入侵」，不如說是一種真誠的自我表達。於是，上一代因經歷而理解，新一代因本能而使用。話語的壁壘就在這種理解與使用中，被悄然溶解。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樓，觀眾不禁齊聲喝采。

如果看了「玩轉大館馬戲季」還沒滿足，或者剛好錯過了，「香港藝術節」將於今年三月，帶來《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和《決鬥》的雜技節目，相信又是令人嘆為觀止的精彩好戲。

雜果賓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古老的精神在現代繼續傳遞。從青銅禮器到春晚吉祥物，「騏驎」不僅是可愛的形象，更寓意奮進、責任與成長。

盞青銅駒尊讓人驚嘆於先人對生命與禮制的尊重。三千年過去，這份來自古禮的祝福，將在馬年春晚隨着「騏驎」踏進千家萬戶，成為現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日程本

日新月異，而且以劃時代的姿態來臨。備忘錄手機程式奪去了日程本的市場價值，越來越少人使用實體手帳。科技的進步無疑增加了效率、準確度和方便度，但珍視生活情趣或文藝況味的人，卻略嫌硬邦邦的電子設備欠缺浪漫詩意，且側重實用性多於用家的個性。堅持的人在使用手機的同時還購買日程本，也多只視為輔助記錄工具，甚或書桌上的裝飾。

我開始使用新日程本，縱然只是生活的小情趣，但記錄和翻閱過程必然可增加儀式感，在懷舊同時也在規劃未來。人類的生活習慣和方式隨時代不斷改變，變不了的，是我覺得指尖觸摸紙本的質感，總比滑手機屏幕更細緻溫軟。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